



117
259
5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通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
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
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以
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
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五章言君子交
接動不違道亨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
為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爲上戰勝
爲下九章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
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孟子

卷十二上

告子

十一 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十二 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 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十四 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五 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 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八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

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禮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禮 至樓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

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竝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白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鄒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是答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

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豐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任國正義曰。任辭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云處女正義曰。

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

三千斤 預以三千斤此想非

三

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鳥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老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畱

孟子流

卷之三十五

故古則

館學也。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曰：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祭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方不能舉任一匹雞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雞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

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悌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鈞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鳥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鳥獲之徒，茲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而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為

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

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息其親

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

義曰公孫丑至而慕正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怨公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矣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入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

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懟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也是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宜白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王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

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誚於吾孟子矣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白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白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謹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

行有死人尚或謹之者註云謹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免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謹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慳宋人名慳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

慳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

攝當作攝

我將言其不利也

經

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

經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宋經至何必曰利正義曰

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宋經宋國之人姓宋名經孟子尊老

之曰先生宋經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

孟子流

及古閣

孟子流

及古閣

孟子流

及古閣

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輕，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入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

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子君君臣臣兄弟兄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輕。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宋輕宋人名，輕正義曰：按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辟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
 孟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與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
 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
 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
 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
 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
 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孟子居
鄒至平

陸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
 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見也孟子居
 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
 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
 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
 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
 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
 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與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
 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
 相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
 曰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
 子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
 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
 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
 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
 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
 以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

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
 以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
 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
 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
 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
 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
 其不尊賢者也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
 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
 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辭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於辭侯曰周之宗盟與姓為後寡人若朝于
 辭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辭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辭
 與任為同姓也
 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
 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
 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
 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
 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
 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註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註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息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賈人雖與道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

註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註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註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

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

孟子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管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

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

王豹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謳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

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

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

識也

註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用其

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
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
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
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
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
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也

疏

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

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國如是
乎淳于髡齊國之辯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

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于實者也
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
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
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
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
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
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
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
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
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
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汗君不
辭小官者謂桀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
澆我哉既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者者雖
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
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
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
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桀下惠之仁則

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
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
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
之清者也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
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為師傅之臣而
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
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用百里奚而亡至
何可得歟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
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
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
之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
卷之末詳矣曰管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
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
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縣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
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
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

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
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
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
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
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
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
魯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
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
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
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
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
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
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
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請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
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淳于髡至然也
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

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
 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
 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
 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至
 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
 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
 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
 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
 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
 孔伋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
 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
 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
 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
 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
 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註
 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

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
 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
 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
 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
 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
 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
 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
 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註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
 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
 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
 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國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國齊桓公五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漢世閣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國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 孟子曰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

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狩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狩之闕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觀迹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尊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鉄鉞然後殺者也特牽率諸

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丘之會蔡丘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有蔡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性但加載書而不復歛血歛血歛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老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微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過糴言不得過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令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桓公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

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

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
 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莊妃曰嫡也如
 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
 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
 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三曰養老孟子曰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
 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
 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
 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
 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卻氏欒氏范
 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
 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
 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伐天
 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
 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謂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賤國湯
 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
 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
 年左傳云賈季怒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
 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
 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
 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
 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
 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
 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賦遂溝洫所以為此
 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
 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
 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
 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
 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
 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無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
 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
 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孟子 卷之三
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國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

國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郭

魯欲使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消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爲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闢千里不闢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

王作正

諸侯諸侯之地方闢百里不闢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闢百里者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鉏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

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克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

克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

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湯世閻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國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國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國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國孟子至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爲國者必藏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爲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廣闢土地，克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爲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爲惡也。而爲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富

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爲君，期與敵國戰，關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卽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爲臣者又求爲之強戰，關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國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國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國]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國]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國] 今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國]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

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國] 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尊，什一供貢，下富上尊，齊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非齊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

孟子正義卷之二十一
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
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
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殮之費
又無百官之眾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此無有
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居中
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
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於國而
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
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
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
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以其桀
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
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
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自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
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聲作矣何休
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
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眾矣杜預
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
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
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
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戴師云凡任
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
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
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
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
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
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
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其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

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

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

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徳得行。

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

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

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孟子
卷之三
湯世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國孟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國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國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
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
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
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
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也。
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無
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
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之
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
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
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况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
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
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

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訥訥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不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

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陳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

孟子 卷之三
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爲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爲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爲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爲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爲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爲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魯之孔子去就如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樂傳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梁惠篇 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謬息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顛頽。

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國，入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

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

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

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

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

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囚
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
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
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
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體
使之焦枯瘵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
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
蓋其素所不能而巳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
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
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顯顛枯槁之容
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歎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
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為
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
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
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
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皆案史

記之文也若屈原顛顛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
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大
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
吟澤畔顏色顛顛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
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
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
眾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餽其醢原曰吾聞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耳遂作懷沙之賦懷石
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大傅過湘
投書以弔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
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
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辭從魯飯牛薄夜半長
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五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心之
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已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辱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覩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婦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距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
一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
十七章言爲仁由已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爲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興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
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怠厭息滅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盡心者至篇題正
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
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爲
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者心
也則人之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

其

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扈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

道一也地必

以息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註能存其心養

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註夭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註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

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夭若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註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

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息之者是能知其

孟子曰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所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歿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歿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歿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註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註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註孟子曰至非也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

孟子曰：「桎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怨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眾，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註**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熱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註**畏壓溺死，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死，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

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當一作常
往恐性
又生誤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修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彊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孟子至莫

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孟子疏
卷之三
六
及古則

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

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正義曰此章言

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

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

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國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曰行已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國人能恥已之無所

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國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國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

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國不

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國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上賢一作人下聖賢作賢人不可從

Handwritten notes on a strip of paper attached to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孟子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黜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口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註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臣之者乎。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

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

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

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

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

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乎。

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
受也命令也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
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
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
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函
函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
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
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
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息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孟子 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孟子至兼善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名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

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修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

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

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正義曰此

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生一作坐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正義曰此章

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則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曰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曰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

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曰孟

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

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

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

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

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

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

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

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

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

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

孟子政
卷之三
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
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
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
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
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

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逼

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

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

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
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
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
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麓有刑威
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
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
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
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
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
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
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
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謂良能良知也

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怨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

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能者也孩提襁褓

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良

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

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也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

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

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

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

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

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

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止之也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

卦之文也趙註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

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正義曰此章言已

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

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

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人所以有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

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至孟子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需在身而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事君求

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

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

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已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

言為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為安社

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係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己，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己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

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

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粹然潤澤

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

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克身體履方四體不言燔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爲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滅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粹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克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湯古閣
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
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
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
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湯古閣
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
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
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
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
上為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天下有
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已說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

可一作足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巳所謂眾鳥不羅翔鳳來巢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

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

人而何有不仁者也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

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

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

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

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

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

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

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

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

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

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

而知禮節者也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

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

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郗也言大

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孟子至

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爲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其以海爲百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揚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爲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爲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克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爲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爲之喻焉

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爲善者乃爲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爲利者乃爲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爲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也爲我爲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孟子疏 卷之三十四 及古

中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之也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揚墨放蕩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己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也

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

注：正其作不專一者
今揚子一且也乃不知權也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

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為仁義也 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正義曰此章必在寃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人臣乘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公孫丑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

凡入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不邇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乘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為不可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註何為不可以食祿？註公孫丑至於是正義曰：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

可食祿註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註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者邪？孟子曰：尚志。註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註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註王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

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為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

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

以為大哉
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

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闢之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

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

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草履

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

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何桃應問孟

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

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

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

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邪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

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

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

則舜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

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

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

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上養一作人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養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克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眾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歎息之曰夫

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之子也下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觀宜合此章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耳。一孟子曰：至似也。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

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

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

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

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

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

言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

似也。堙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

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一孟子曰：至虛拘，正義曰：此章言

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

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

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

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

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

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

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

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

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一形，謂君

子流。卷之三 十二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正義曰此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邪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或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碁之喪猶愈於已乎齊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碁年差愈於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汲古閣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國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國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國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國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息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紵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紵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紵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其暮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者，其傅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

孟子疏 卷之三 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

道也 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人者也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已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為有達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

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息，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

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公孫丑至從

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

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

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

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

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

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

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彀

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體，極息用巧之時也。君子

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進

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

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

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

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饜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

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

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

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

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

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

矣。

公都子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

乎。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至

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

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

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之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

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

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釋**孟子曰：至退速正義

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謂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

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

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

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

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

也以其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

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

有其倫序也故楊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

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齒

決類也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

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

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

孟子疏 卷之三 十九

孟子疏 卷之三 十九

孟子註疏 卷之十三
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
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
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
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
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
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
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
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是
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
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
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
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
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綱
疎提其綱則眾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修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

孟子

卷之十三

疏

孟子疏 卷之十四 湯古
章方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
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
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
已信心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
闇責明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
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
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
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
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
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
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
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
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
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
善恕仁義克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
言道之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
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

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
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
招福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會參至孝思親與心羊
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
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
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司以來人倫攸敘聖
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
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
前四十五章是盡心
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普一作等

孟子疏 卷之十四 湯古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于

死焉

國

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

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其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之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抑又言梁王不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

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國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印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

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

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也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

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

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

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

國不相征也國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

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

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國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也

孟子疏 卷之五 湯古閣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舂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為不盡信之而已蓋尚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舂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
書尚書至不取之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也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治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孫永保民孔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孟子疏 卷之五 湯古閣

奚為後我

國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國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屏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國

孟子曰至焉用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

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

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至焉用戰者孟子

言有人謂我善為行陣我善為戰鬪以其是欲勸諸

侯以攻戰者是為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

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而

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說已

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

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

安止爾也故不敵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

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

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子所

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為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

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

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
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

篇云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

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孟子言梓匠輪

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

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器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孟

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

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

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

當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孟子曰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殺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者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間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讐不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其國蓋非周禮歟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徵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正義曰此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言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註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行於民乎荀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為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

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

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伯夷季札與鄭公

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于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龜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必當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于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于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冠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

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

用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

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

子言之，亦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夷，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于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龜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六，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必當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于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于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國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

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

用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

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

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之言也。亦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人而得其國而為君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

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

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

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犧牲已成肥膷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君

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

孟子政
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有
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
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而諸侯不能保其國得乎諸侯
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
牲既成以肥膾黍稷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春秋祈
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
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
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
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
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
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
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君輕於社稷至於
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
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
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
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
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乎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熏炙之者乎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
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
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者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
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

孟子卷之四十二 伯夷柳下

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正義曰此

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揚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說已見

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厄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

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孔子去魯
似不可行

孟子疏 卷之四 汲古閣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
君于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
惑勇者不懼
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知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

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

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

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

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

絕慍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

之慍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貉稽至文

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誦譁大聖所有

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

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

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其已者如之何孟子曰無

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

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士者益

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眾

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

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緜之詩有云肆不殄厥

慍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吠夷之慍怒然亦不能

隕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

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爲無傷也。邶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縣之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愠，恚。隕，墜也。畎，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明，不可得也。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聞，闇

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故

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以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

爲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

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

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

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

言於孟子以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以

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追

蠡鐘鈕之銳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門

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此

追蠡何足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

之軌齧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以

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於
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之
漚久而穿石單極之漚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
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

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齊饑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
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
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
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
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
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

孟子

卷之四

汲古閣

之今夫子不復發棠始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為馮婦若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虎虎倚山嶠而怒眾人皆莫敢攖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嶠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

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婁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註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

若一作苦

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息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註

仁者得以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

孟子

卷之四

及古閣

君一作居

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
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
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
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
曰君子不謂命也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
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
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勤戒者
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
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
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
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
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

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
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
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其四端聖人兼統四體
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
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
子以為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
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
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上同一作圍可從
按說疏亦可作圍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浩生至下也。正義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招之

註

豈欄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胃之

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

疏

孟子曰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

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

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已逃去楊朱為已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之矣今之與楊墨至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

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

欄又從而胃之皆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

其欄又從而胃之也以其為亦太甚也此孟子所以

之比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註

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紕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

註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

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絀鎧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荷負廝養之役然而君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竝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疏**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刑其左足後成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

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

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

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

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

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

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麼也？屨，扉屨也。業，織之有

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麼，麼，匿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子一作予是

為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係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係知謙以益之而已。孟子曰：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

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窗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者之屨，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問己以為從者之屨，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係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屨，屨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係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

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克

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

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

賤，人所爾女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女，能充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怒

取人不知，失其藏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孟子言：人皆有

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

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有

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心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之敖也。如此者是皆為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孟子曰。至自任者輕。正

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君子於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

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
 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在修身
 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
 在舍其已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
 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已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
 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已身而治他人之身也
 故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疏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
 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
 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
 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
 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
 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盡
 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動

以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邪非欲于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修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

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

乎哉孟子曰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
 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
 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
 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
 百人之眾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
 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取而
 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
 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
 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
 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眾孟子曰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
 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
 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
 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
 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
 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
 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欒黶為人多貪乃為
 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

孟子同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註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註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註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

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註曾皙至名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棗名也

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

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為獨食

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

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皙好之故曾子所

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註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棗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

名是棗小而棗大棗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

為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楸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
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息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息之

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也。**三**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四**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五**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六**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七**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八**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

孟子疏 卷之四 湯古開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
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
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
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
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
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

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
行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
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
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
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

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

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

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

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

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

邪惡之行也

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

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國有厄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

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

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

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

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

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

不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

次於中道者為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

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如

琴張曾皙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為狂者也蓋論語嘗

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

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躐等者是謂古之狂者也

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管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七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為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為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取賤污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為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

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也但當取為人所善則可矣故闢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子乃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污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眾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其無德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華秀茂者以其似苗惡有似利口辯辭以其似信恐其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

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蹕蹕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顛孫師，亦未審何據。

而琴張曰師張曰曾皙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
 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
 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
 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於文王又至
 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乎
 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
 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陶
 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行
 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
 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
 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
 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
 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孔
 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文

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
 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于
 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
 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
 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
 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而
 歷舉世代之言之也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
 記云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
 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
 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
 後也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
 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
 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至今者至而
 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案魯哀公七年
 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
 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孟子註疏
 卷之四
 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
 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修中興之
 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
 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於世，歷三皇
 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
 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
 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皇朝易學通考 卷之四 昭易彤盟 古虞王 民繡鑄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終

